

宋本十三经注疏

第一函
第六册

宋本毛詩注
疏附校勘記

楊泗孫署檢



光緒丁亥
望仙館石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彞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救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精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

陸德明經異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

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

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

麟引其駁荊昔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

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

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傳文

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

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

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槩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謙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鵲在梁陟彼帖兮勿鶉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摛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噉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誦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儀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中公騰芳於鄴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然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

有禮樂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獨時未有詩諒

大庭軒轅建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

正義曰鄭注中候物省圖以伏羲三皇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閼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比辰者皆

稱皇感五帝虛星者皆稱帝故伏羲三皇三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簧簫箏瑟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婚媾者天子號禮

之音廷人為禮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簧簫箏瑟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婚媾者天子號禮

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養尊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笙簧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婚媾者天子號禮

門之樂至周尚尚有聖門明其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箏之黃帝有雲

依儀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鄭既宿依儀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有大庭為首者蓋夫樂

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于則依儀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有大庭為首者蓋夫樂

黃及黃梓土鼓必不因詩而始於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肆土鼓箏箏必無文字雅樂之聲故伏儀作瑟女媧生

送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不足乃永歌嗚嗚歎歎成文謂之音是世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

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矣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強歌詠之聲也自

書莫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為謂目諒不為謂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愚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

禮之發始有詩者蓋謂所云今詩所用謂美諷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也情歌祿未有錄諫故疑大庭以還出

主意有異故所屬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詩亦謂今詩所用之禮不禮禮也鄭不見

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

乃為和後舜典命樂已通歌詩經與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詩之意舜之而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

也。世宗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助則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蓋傳國於後楚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陽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是春秋時周文王以西鄰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詩國之詩者。將以知其興失。省方設教。為雅詩時徐及吳楚。借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秦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還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採取詩以爲雅。詩之漸亦既。借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雖勝故不錄其詩。吳楚借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借者。檀弓云。鄭妻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宋。弔其辭云。昔我先君勗王。是其借稱王也。其餘江黃六夢之屬。既雖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鄉虞紀。昔之等。夷其詩。董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逐。陷俗也。既雖陷彼俗。亦不可。雖勝。又且小國。政教狃陋。故夷其詩。雖蕪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知陳紀昔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郟。昔故得錄之。存私時燕蔡之屬。固大而無詩者。薛駁答韋。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

詩譜序

